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吳映熈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二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十一

墓誌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二

廬陵歐陽修文十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之别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

以微不見至詩崧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以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

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於官以遠不克歸於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於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

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禄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才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上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宫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

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行郭

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襃姒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内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

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祀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

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寛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是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置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漑公田水之来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

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廪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櫛繞二婢至三從孫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廪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櫬無新衣然平生喜賔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終始大節也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首叙世次本末次叙立身終始於中首叙立言次叙立政次叙立德欝乎其相章焕乎其相輝也

资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别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

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

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工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

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户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户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

公拜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来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為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决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幷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歉食公為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

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閽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覩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媼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

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孫民或妄爭其産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揺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奸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

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輙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憖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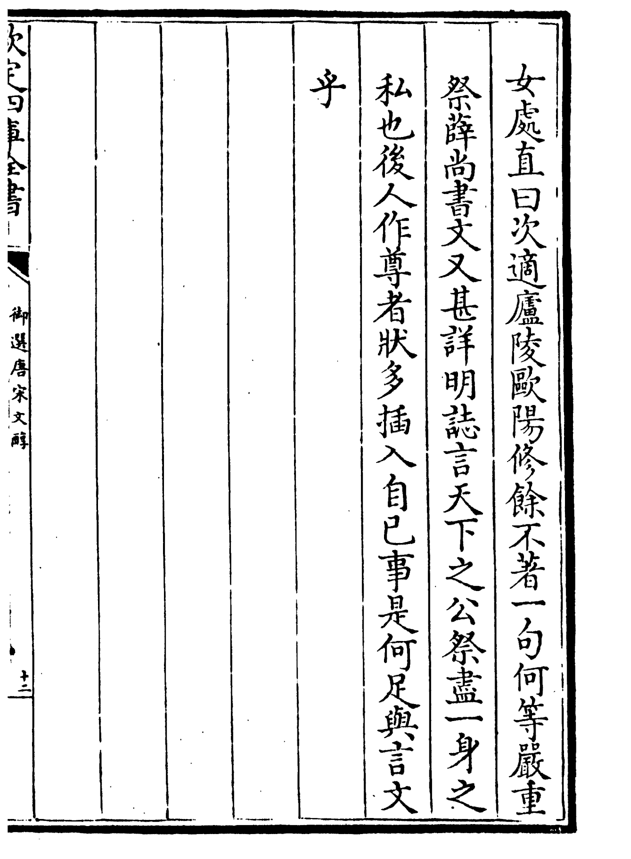
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

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孫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孫直孺奉其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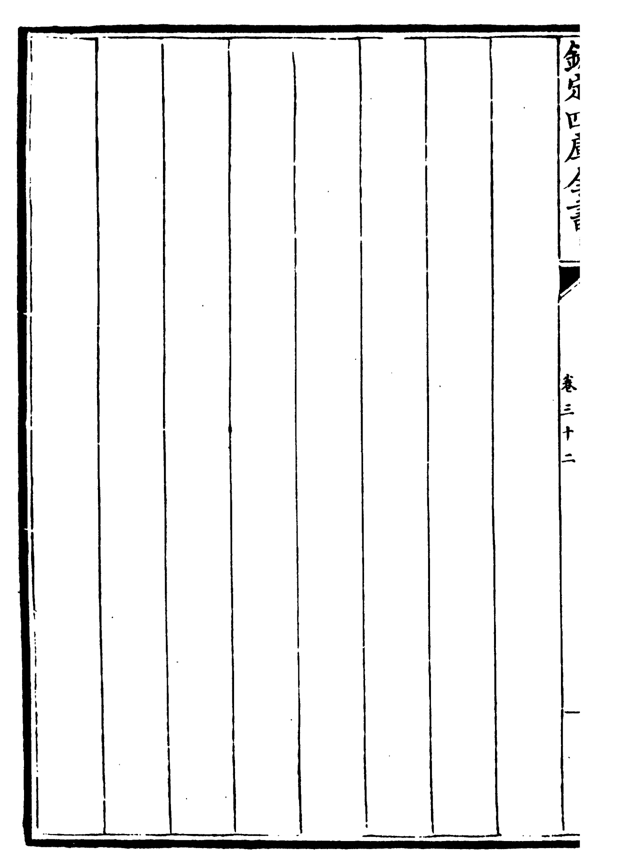
自京師葬於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於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賵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於墓門

王闢修曰宋史本傳與誌不同傳云在陜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黒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黒林平移文録示之德明遂服知延州趙元昊每遣吏至京師請俸賜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為奸利奎廉得狀請留蜀道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奎能知人范仲淹龎籍明鎬自為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契丹使請見太后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歐公叙事以簡為貴如此　叙子



女處直曰次適廬陵歐陽修餘不著一句何等嚴重祭薛尚書文又甚詳明誌言天下之公祭盡一身之私也後人作尊者狀多插入自己事是何足與言文乎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歴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

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為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

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畧陜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内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

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近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勑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效欲責其效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

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崇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崇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

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於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内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陜幷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為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畧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彦公卒之明年秋其子

忱以其喪歸於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於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為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来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

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曽祖始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粤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絶於微或亡其序不絶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綿聯公其歸此安千萬年

王闢修曰偕本傳為三司度支判官有諫廢后諫富民陳氏女將為后二事知并州時有繩監軍中人及

議麟州五利三害事為安撫使時上六事其一罷中人預軍事又張士遜傳有納女口宫中為御史楊偕所劾事此誌皆不書六事亦存其名而已歐公叙事簡要如此此傳云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許之王素歐陽修蔡襄劾偕罪當誅即誌所謂爭議於朝者也又云知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輕遊里市或謂偕當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邪誌所謂有所能容人多不及或指

此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嘗為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

其舊禮而一切茍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盖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歳得不絶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静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歳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

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絶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户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判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兼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

院事即拜副使慶歷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

有馬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陜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廹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

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援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我未知銓

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歷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為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

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懟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伊特旺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

皆謂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兖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禄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

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

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許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導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許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

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黄耇喪予元老寵禄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修與杜衍子訢書自謂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又言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又言尹氏子卒

請韓太尉別作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嘗異修豈負知已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别一書云所記事皆録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觀修言作志亦大難矣凡墓志神道皆國史所據以示後世者也文如韓歐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則不可以或闕不可或闕而又無可信之碑志以為據依則信史不更大難乎觀修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

此蓋以時俗不能曉信今傳後之義徒欲躋其父祖與聖哲比肩必銘功悉太公頌德皆仲尼而後快不知空言無實之名非所榮也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猶可勵俗而興行者轉因繁言浮詞致晦昧湮亡而莫可問迨史氏稽集於數十百年之後濟濟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實茫然無所得既總無可信則必以意為軒輊黨其所親而毀其所怨甚至苞苴請謁行焉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獨泯於當時而且泯於萬世矣修之慎重不苟然

者豈為一己之私哉

王闢修曰宋史本傳云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歐陽修亦請留三嘏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直不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逃逋來歸其謀身如此尚足與謀國乎此事歐公獨不入誌

葉夢得曰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前期誤請公怒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嘗

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某自視雖若無愧以公觀之則安得無罪師魯蓋坐擅貸官錢為部吏償債當時惡者論以為贓云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閒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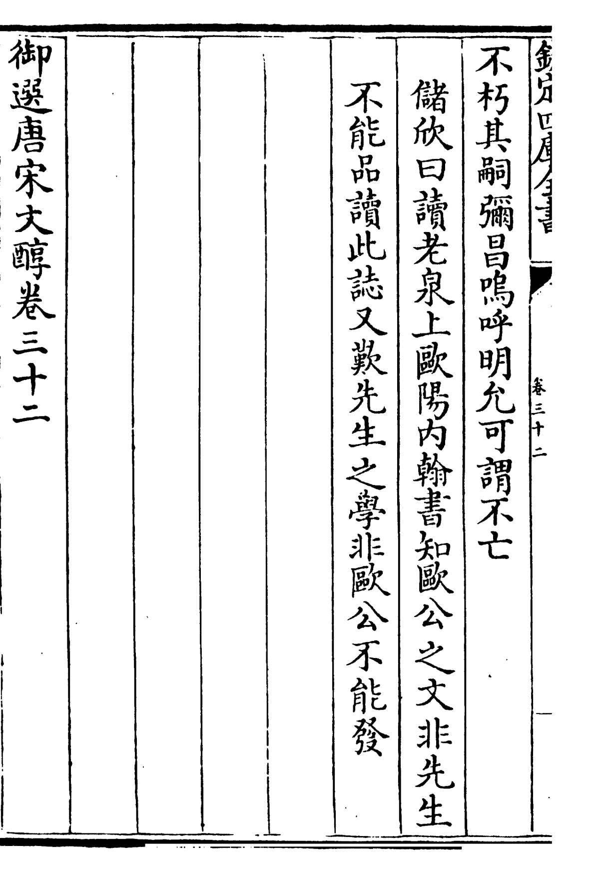
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閒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户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

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来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

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籤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

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葢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㫖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



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儲欣曰讀老泉上歐陽内翰書知歐公之文非先生不能品讀此誌又歎先生之學非歐公不能發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三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十二

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十二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歷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

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

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名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

以寵之至和元年還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

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
而貪飲食利錢財来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
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
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
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
殺人之類皆痛斷絶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
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
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

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於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乆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

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於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

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鬚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稿

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
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
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
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
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矣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
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
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
諱顯皇不仕祖諱蒸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

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匀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閒歸於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

過者必肅

洪邁曰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公工於書畫云云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牓至有勲戚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襃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

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甞名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

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

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殁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

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羣毕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王明清曰范文正在睢陽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言有老母文正識之補為學職授之春秋孫篤學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既去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先生以春秋授徒朝廷髙之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大矣倘因循至老以彼其才安

所自見哉夫文正識孫生奇矣乃孫生必就索於文正豈所謂饑從謝仁祖求食邪

王定國曰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其子去華與貴妃常執事左右及妃貴數遣使致問明復閉門拒之終身貴妃即溫成皇后也

黄夢升墓誌銘

予友黄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黄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

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嘘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

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

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

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

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茍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

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

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

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

歷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黃庭堅書後云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縱横制作

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捂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爲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曽特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陳善曰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

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雷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黄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公嘗喜誦之祭文盖用此耳夢升所作雖不

多見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冊亦云雲興天際歘若車蓋凝矑未瞬瀰漫霮霸驚雷出火震木靡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霤綆四墜日中見沬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即此便可反三隅矣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盖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

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
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
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
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
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
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
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陜西用兵
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

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甞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

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

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修自記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髙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

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

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議論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讐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

文但云藏之深固之窓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盖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愧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狥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

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茍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茍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

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爲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

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

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名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

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

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

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
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
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為待
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
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
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
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
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

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石介慶歷聖德詩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闌闠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渢渢震摇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怪

妖蔵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代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蹇蹇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

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
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
力壓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
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
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煉金煆鐵寵
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
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
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

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磊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揺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

邪辨別舉擢畯良掃除妖魁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巳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維艱惟斷乃克明則不惑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蹴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

隨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
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
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
願皇帝壽萬千年

歐陽修讀徂徠集詩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
之所瞻子與山差峩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
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稿
偶自録涾溳之一蠡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

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宦學
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
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
敵衆寡膽大身么麽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
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弟勤蠶禾昨者
來太學青衫踏朝鞾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鴈
聘黃鍾鍾驚走鄰家施為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
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聖不挂網者羅憶在

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饑坐列鴈鶩弦誦聒鄰里唐虞賡詠謌常續最高第褰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寳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㖩㖩者又忍加詆訶聖賢欲久遠毁譽暫讙譁生為舉世疾死也魯人嗟作詩遺魯狂祠子以為歌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輙忻懽切切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沉泉昔

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顔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石聮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為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待彼謗熖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来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

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當

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

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此事古來有每思輒長歎我

欲犯衆怒為子訟此寃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

於蒼翠石立彼崔巍巔詢求子家世恨子兒女頑經

歲不見報有辭未能詮忽開子遺文使我心已寛子

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劉夢得曰石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

一甲國初諸儒但守傳註自孫明復為春秋發微稍出已意守道師之及為慶歷聖德詩遂臧否卿相孫明復聞之曰為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三